



AWARDED CHILDREN'S LITERATURE

英国

卡内基文学奖
提名奖

GUIGUAN 桂冠
国际大奖儿童文学

The Girl Who Walked on Air

走钢丝的女孩

[英]艾玛·卡萝尔/著 王庆勇/译

在追梦的道路上，
勇敢奔跑！



云南出版集团
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., LTD.

晨光出版社



The Girl Who Walked on Air

走钢丝的女孩

[英]艾玛·卡萝尔/著 王庆勇/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钢丝的女孩/(英)卡萝尔著;王庆勇译.—昆明:晨光出版社,2016.8
(桂冠国际大奖儿童文学)
ISBN 978-7-5414-7868-0
I. ①走… II. ①卡… ②王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2517号

The Girl Who Walked on Air

Copyright © 2014 by Emma Carroll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© 2016 by Aurora Publishing House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Arrangement with Emma Carroll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:23-2015-040号



桂冠国际大奖儿童文学

走钢丝的女孩

[英]艾玛·卡萝尔/著 王庆勇/译

出品人	胡平
策划	华婷 池萌
责任编辑	贾凌 张萌
整体设计	汪建军
责任印制	郁梅红
出版发行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E-mail	cgcb@public.km.yn.cn
发行电话	0871-64186745
邮编	650034
排版	恒盛印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	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	920×1300 1/32
印张	9.5
字数	130千
版次	2016年8月第1版
印次	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414-7868-0
定价	28.00

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印装质量监督电话 0871-64109709

目录

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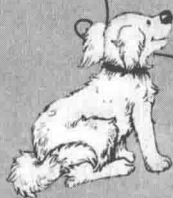
第 一 章	/2
第 二 章	/10
第 三 章	/20
第 四 章	/29
第 五 章	/35
第 六 章	/45
第 七 章	/54
第 八 章	/62
第 九 章	/71
第 十 章	/79
第 十 一 章	/87
第 十 二 章	/95
第 十 三 章	/107
第 十 四 章	/115
第 十 五 章	/124
第 十 六 章	/134

第 十 七 章	/144
第 十 八 章	/154
第 十 九 章	/161
第 二 十 章	/170
第二十一章	/179
第二十二章	/190
第二十三章	/197
第二十四章	/205
第二十五章	/213
第二十六章	/219
第二十七章	/228
第二十八章	/239
第二十九章	/251
第 三 十 章	/259
第三十一章	/267
第三十二章	/276
译 后 记	/287
艾玛·卡罗尔专访	/290

第一幕

First act

令人惊叹的杂技演员





第一章

表演越惊险观众就越多。只要看一眼今天的观众席就知道这话不假——离开场还有几分钟，马戏篷里差不多已经坐满了人。我心里好生激动。门票快要卖光了，可是排队买票的队伍却像长龙一样沿着小道一直伸向远处，队尾那边只能看到好些帽子在灌木篱墙上晃来晃去。

今天一大早，马戏团的海报就贴遍了镇里的各个角落。“更惊险更刺激！”海报上蓝底金边的文字这样写着，“来吧，快来看看水星人怎样在秋千上挑战地球引力！”“水星人”就是我那好心肠的贾斯伯。他岁数不小了，喜欢用精致的杯子喝正山小种红茶。他带着我住在一辆狭窄的房车里面，每当有馅饼吃的时候他总是先尽着我。他可比我妈强万倍——我妈生下我不久就将我扔到马戏团，就像随手丢弃一把破伞一样再也不管了。

我售票的地方很狭小，勉强能让我转个身。今天晚上我觉得这里简直窄得受不了，我不停地跺着脚，恨不得门票赶紧卖完好安心看演出。我的小狗皮普也感到局促不安，它就坐在我

旁边看着我的一举一动。终于，买票的人只剩下最后一拨了。他们是一起的，说起话来吵吵嚷嚷、喋喋不休，呼出的气就像傍晚时分空气中的烟。不过他们很快会安静下来的。只要进了马戏篷，这群人就会挤在一张长凳上伸长脖子往前看。今天的表演一定会让他们大开眼界。

突然，我感到脖子后面开始冒凉气：想一想，假如即将表演的人是我！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！想象一下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！想一想吧！

我正出神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马戏团的老板齐普乔先生出现在门口。他正冲我微笑，我立刻回过神来。他今天的打扮与往日不同，穿的是那件最好看的格子呢马甲。

“想想篷里那些看马戏的人，露易，”他一边挤进售票间来数钱一边对我说，“越惊险人……”

“人越多。”我接着他的话说。

齐普乔先生说得有道理。那些比我们大的马戏团，不仅动物多、稀奇玩意儿多，表演出彩的地方也多。但是，看戏的人也多那才是最重要的。还有什么比一套扣人心弦的新把戏更能吸引观众的呢？今晚观众将一饱眼福。贾斯伯将要表演的秋千节目不再是空翻两次，而是空翻三次。这种特技表演别的马戏团可做不来，秋千上三空翻简直是绝活！

但这个绝活也万分危险。一想到这儿我就心乱如麻，今晚的表演似乎散发出一种死亡的气息。我不知道演员怎么才能停半空中这么久。贾斯伯在空中停留时总是一副轻松的样子，

这让我想起了伟大的杂技演员查尔斯·布隆丁。他表演过走钢丝穿越尼亚加拉大瀑布，当时现场有大约十万观众，不少人都打赌说布隆丁会掉下去摔死。当然他没有摔死，不过一想起这事儿我心里就会难受半天。

终于，最后一个买票的人进了马戏篷。

“我能走了吗？”我问，因为我越来越不安了。

如果我动作快点儿，或许能赶上跟贾斯伯说声“祝你好运”，也许还能在马戏篷的后面找到一个看演出的好位置。

齐普乔先生对我摆了摆手：“去吧。”

我飞奔过表演场地冲向马戏篷。空气中弥漫着马的汗味和姜饼的香味，紧张急促的风琴声和鼓声预示着表演即将开始。在马戏团的巡回演出中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表演开始之前这一段，这时候连空气都兴奋起来了。今晚周围的一切给我的感受特别强烈。我做梦都希望能像贾斯伯一样在表演杂技时赢得满场喝彩。这个梦想如同我的呼吸，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但是对于我的这个梦想，齐普乔先生一向态度明确。“一点儿可能都没有，露易，”他总是这样对我说，“你还太小。”

不过没关系，“百事通”尼德，也就是那位马戏团的领班，比我大不了多少嘛。还有，负责扔刀子的“闪电手”凯蒂也只比我大上一点点。每当我拿这两人当例子反驳他的时候，齐普乔先生总是脸涨得通红。

所以这些日子我都是站在旁边看演出，怀揣着我的梦想。

*

忽然我发现皮普不见了。我双手拢成喇叭状，放在嘴边大声叫它的名字。皮普似乎从天而降，向我猛冲过来，还是那熟悉的白色梗犬的身影，还有那棕色的耳朵。

“你这个捣蛋鬼！”我正说着，它已经蹭到我的脚边，“快靠近点儿。”可是我的皮普根本不拿这种场合当回事。

往马戏篷去必须经过丽莉小姐的算命摊。她就站在门口。“真是一个奇怪的夜晚。”我经过的时候她说道。

“晚上好，丽莉小姐，”我说，“我得赶紧走了，可不能错过贾斯伯的表演。”

“真聪明，”丽莉小姐说，“一场巨变就在眼前。我已经用纸牌算出来了。”

她经常说些让人莫名其妙的话。找她算命的人不会觉得奇怪，他们付钱给她就是要让她读一读能占卜命运的塔罗纸牌。但是我可不想听，至少今晚不想。

我一路小跑。马戏篷的后面是一块用绳子围起来的草地，要出场的演员包括马匹正在这里热身，整个场面十分热闹。场地的中心燃着一堆篝火，这让黄昏的天色看起来更暗。篝火照得人睁不开眼睛，我一头撞到“闪电手”凯蒂的身上。

“看着点儿，黄鼠狼！”她大叫道。

我讨厌她这么叫我。我知道她其实想说：“你跟我们不一样，你不属于马戏团。”她喊我“黄鼠狼”无非因为我有白皮肤、绿眼睛、红褐色头发，而马戏团的其他人却没有。

她将一头黑色的卷发向后再一甩，双手叉在腰上，问道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她身上的束腰外衣在篝火的照耀下闪闪发光，那可是我的杰作——不卖票的时候我就做戏服。这件束腰外衣上的每一个银色装饰片都是我一针一线缝上去的，缝到最后我的指尖都肿了。衣服看起来耀眼夺目，十分华丽。可我的辛苦却从未换来过一个微笑，更不用说一份像样的工钱了。

我咬紧牙关说：“对不起，凯蒂。我不是故意要撞你的。”

说实话，我真想狠狠报复她一下，但是我必须控制自己，因为她是齐普乔先生的女儿。

看着我比较服帖，她就放我过去了。我一头钻进后台的篷里，皮普紧跟在我后面。后台的大小跟一个小院差不多，里面灯火通明。布满灰尘的天鹅绒幕布将后台与中心场地一分为二，不过依然可以闻得到强烈的木屑味道，听得见人群“噢噢”“啊啊”的欢呼声。我们仿佛置身于马戏场中央，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

马戏团领班尼德就在后台的正中。他头上戴着大礼帽，身上穿着鲜红的燕尾服，显得格外帅气。要是不穿表演服他可是只剩下瘦长的胳膊和一双大脚了。

“各位，马上就开始了！”尼德喊道，然后他瞥见了，就压低了声音，身子左右摇晃着，似乎要晕倒在我面前。“祝我好运，露易。”尼德对我说。

“你这个傻瓜。”我使劲儿推开他——我和尼德经常这样

调侃。我感觉他最近对我要客气得多。我真心希望他能很快就此打住：“好运才不留给你呢，我要把它留给贾斯伯。”

无鞍骑手罗莎与演小丑的马克和保罗挡住了我的视线。越来越多的人向后台集中过来，只是不见贾斯伯的影子。我心里开始着急，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可是我还没机会跟贾斯伯说他好运呢。

表演场里人群已经安静下来，低缓的鼓声开始隆隆地响起来。尼德撩起幕布跨步走了出去。“女士们、先生们……姑娘们、小伙子们……”场内响起尼德那低沉洪亮的声音，“今晚，我们要给诸位奉献一套万分精彩的节目……这套节目……”

一只手落在我的肩上。我一转身就看到了贾斯伯，他神采飞扬，怎么看都是一位爆翻全场的高手：黑发往后梳着，演出服红绿相间、闪闪发光，浑身上下看不出一点儿异样。他自信满满、雄心勃勃，极像一头准备战斗的狮子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，露易？”他说着，弯下腰抚摩皮普，皮普也冲他摇摇尾巴。

“要看你的新节目了，挺激动的。”我说。我的确很激动，我的心开始狂跳不已。

贾斯伯直起腰。“那么，祝我好运吧！”他说着拉起我的手，亲吻了我的掌心三次。每次演出之前他都是这样做的。

“我要把您的吻多保留一段时间。”我边说边把手握成了拳头，生怕把这些吻弄丢。只要演出一结束我就把它们还给贾

斯伯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，它总是给我们带来好运，一直都这样的。

“今晚……挑战重力……有请水星人闪亮登场！”“百事通”尼德喊道。

鼓声越来越急。

贾斯伯先是踮起脚尖，然后迈步走了出去，幕布随即在他身后合上。我等到灯光下移之后，就趴在幕布的一个裂缝里往场地里看。马克让我站在他的前面，说他从我头顶上方看过去一样看得清。皮普坐在我的脚上，整个身子都在抖动。我也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。

贾斯伯来到最高处，收了收胳膊，紧接着向周围的观众挥手致意，身上的束腰外衣闪闪发亮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蜻蜓。贾斯伯先是将松香擦在手上，然后伸出双手抓住秋千。人群顿时鸦雀无声，而我紧张得嘴唇发干。

贾斯伯从简单动作开始。他缓慢而稳定，好像钟摆一样从马戏篷的一侧荡到另一侧。接着，他将双膝搭在吊杠上垂下双臂，再将整个身子“折叠”起来。鼓声渐缓，一切似乎都平静放松下来。我趁机喘了口气。

这时，贾斯伯加快了动作。

音乐的节奏也加快了，贾斯伯这边一摇那边一摆，现在他看上去就像彩色的光影。他绷直双腿，向上翻转，飞离秋千，连续两个空翻后，稳稳落下抓住吊杠。之后，他重复了一遍这套动作。接着，他开始后翻。观众都倒吸一口凉气。虽然我

看他训练时做过这套动作，可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此时此刻，别的一切都不再重要，现场所有人仿佛都中了魔咒一样，一动不动。

“百事通”尼德一嗓子惊醒了大家：“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现在，请看最最惊险的连续三空翻……”

鼓声一阵接着一阵。贾斯伯舒展身子，把吊杠荡得又低又开，攒足冲力。他的这番表演魔力十足，我的心被紧紧地抓住了。他越来越接近顶端。在荡到弧形的最高点时，他松开了手，开始空翻：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身体仿佛挂在空中。翻腾过后他伸出双手去抓吊杠。

哎呀，没够着，他失手了！

他像只中枪的鸟儿从高空中坠落到了地上。



第二章

就那么一瞬间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贾斯伯还在地上躺着，台下的观众开始尖叫。很快尖叫变为大声呼喊，最后变成惊叫。齐普乔冲进表演场，凯蒂和保罗也跟着进来了。

“别看。”马克说着挡住了我的视线，抓住了我的胳膊。

但是我一定要看。人们都站起来拥向出口。我挣扎着想摆脱马克的控制，皮普在我的脚边狂吠。

“露易，别过去，往后退！”马克说。

我用手指头使劲儿掐马克的胳膊，直到他松开了手。然后我一头撞开幕布冲进场地。

表演场中间围着一群人，走到他们跟前我停下了脚步。齐普乔先生看见我便退后给我让路，好让我从人群中穿过去。但我的脚步很沉重，不想再移动半步。

我闭着眼睛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要勇敢。我慢慢地往前挪，双腿一直在颤抖。人群向我聚拢过来将我包围。此时此刻，我仿佛有了错觉：我站在表演场中心，每个人都在看着我，仿佛我就是这场表演的主角。我曾经多么期待这一刻，多

么渴望这一幕。

然而这一切在现实中从未发生过。

我不敢往下看，只是盯着齐普乔先生的马甲，那粗大的金表链和纽扣绷得紧紧的。他正搂着凯蒂的肩，至少这一次他俩没有吵架。

“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”齐普乔先生说。这话好像是对我说的。

最终，我还是往下看了。地上没有血迹，贾斯伯侧躺着，就像是睡着了一样。他闭着眼，一只手无力地收拢在脸颊下方。令人奇怪的是，他的脚向外扭曲着。我在他身边蹲下，理了理他散落在前额的一绺头发。即使在眼前这种情况下，他一定也想让自己看起来整洁干净。接着，我抓起他的手，翻过手心，把他上台前给我的三个吻还给他。

一、二、三。

我不能接受也不相信他就这样离开了我，只是麻木地等待着令人痛苦的结果。现场没有人说一句话——有时候我们必须这样保持沉默。我抬起头看见四周都是腿，人们仿佛用腿围成了一堵墙。那堵墙向我压过来，让我呼吸困难。

周围的腿墙裂开了，几个人伸手把我扶起来。有人伸过胳膊搂住我，那是表演马术的罗莎。此刻能得到这样的支持，我深感欣慰。

“我们应该叫个医生吧！”我说。

大家都看向齐普乔先生。他丢开凯蒂，用手帕擦了擦脸。

“很遗憾，这种情况没必要再叫医生来了。”他说。

大家又陷入了沉默。这时，从表演场外传来马叫声。帆布顶上传来“啪嗒啪嗒”的声音，我知道外面开始下雨了。

突然，罗莎僵住了。“我相信他还有救！他动了！我发誓刚刚看到他动了！”她指着贾斯伯大喊。

我抓着贾斯伯的手俯下身贴近他的脸。

“贾斯伯？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”

他没有任何反应。

“是我啊，我是露易。”

他一动不动。

我没有力气站起来，只是紧握着贾斯伯的手，幻想把我身上所有的爱都传递给他，帮他渡过难关。我静静地坐在他身边，内心默默祈祷他会醒过来。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，可能过了一分钟、一小时，甚至一整天。在某一刻，我觉得手里有东西在动，我以为是自己的手指在动。

但随后我才发现是贾斯伯在动，他睁开了眼睛。

保罗去镇上叫医生，其他人将贾斯伯轻轻放到一个临时充当担架的栅栏门上，抬进我们的马车里。此时，他完全清醒了，轻微动一下都让他疼得直喊叫。

一进车厢，我们就把贾斯伯放到他的床上。这个过程很不容易，因为床很窄，而且空间狭小，人们只有侧着身才能走到床边。贾斯伯一直在呻吟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将他安放在床上。他似乎已经承受不起任何压力，就连最后盖上毯